

散文

与鸟为伴的日子

●琅敏特穆尔

2024年初,我去朋友阿占家玩,她家有两只玄凤鹦鹉,和人很亲近,我一来,便落在我肩上,一点也不怕。彼时我刚刚做完手术,紧绷而疲累,那个午后,阿占家的鸟治愈了我,于是便动了养鸟的心思。

越过了岭南的寒冬,天气渐暖,挑了个日子——3月12日,便把鸟儿接了回来。两只玄凤,一只文鸟。家里突然多了三只小生命,顿生欢喜。我给他们取名平平、安安和喜乐了。

—

喜乐是只文鸟,三只鸟里她最大,来我家时已经彻底断奶,比较独立,飞得游刃有余。相当长的时间,喜乐警惕而躲闪,大概因为来我家时已经懂事,知道我们不是她熟悉的养育者。喜乐总是飞得高高的,停在我够不到的吊顶上,每次让她回笼子都要大费周章。卖鸟的人告诉我,可以把她的尾羽剪掉三根,这样就飞不高了,可我到底没舍得下手。

我想,她以后怕是不会跟我们亲近了,好在她与平平、安安一起长大,三小只很是亲近,她倒不至于孤单。直到最近两个月,她才慢慢放下戒备,愿意靠近我们。但她还是很胆怯。一有风吹草动,便轻盈灵巧地飞走了。

喜乐爱干净,每天都要洗澡,还要去小鱼缸里洗才好。每每把鱼儿吓得一阵骚动。她才不管,洗得满头满身都是水,然后,便落在我的头上,一阵抖动,我的头上便下起了毛毛细雨。这几天,她忽然喜欢上了我的水杯,常常站在我的水杯上喝水洗澡,搞得书桌上到处都是水,让人哭笑不得。

平平 and 安安是两只玄凤,平平大一些,是个高冷的大男孩。来我家时,基本断奶,会自己吃谷子,也可以平稳飞行。安安最小,来的时候还没有断奶,也不会飞。常常追着我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要奶吃。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像是随时会跌倒。平平明显比安安成熟,稳重疏离,会察言观色,三只鸟里他最

聪明,会自己开笼子,也会吹点口哨。喜乐喜欢欺负安安,她常常落在安安背上,安安不知如何反抗,便会发出怪叫,平平一听见,便立刻过来,把喜乐赶走,像极了大哥哥。

一转眼,安安就长大了,开始跟着平平学飞,飞得很好。几周之后,她也断奶了,但对我的依恋一直都在。只要我在家,就要一直跟我在一起,她对我们的世界充满好奇。我的书,儿子的画笔颜料,先生的手串字帖,家里的台灯餐具,目之所及,皆要尝试一番。有一天竟将我键盘上的按钮啃了下来。当然,她最爱的就是我身上的东西:我的头发,我的手,我的眼镜,我的耳钉耳坠。我外出回来,只要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安安都会立刻大声呼喊,生动热烈,简单直白。

二

三只小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为平淡的生活添了几分欢喜。一天早上醒来,照常去看几只小鸟,平平没像往日那样站在站杆上,而是躺在笼子底部。双眼紧闭,身体僵硬,没有了呼吸,浑身都已经凉透了。平平跟我们一直若即若离,既不像喜乐那般躲闪,也不似安安那般依恋。还来不及跟我们熟悉,便突然离开了。

我和儿子大哭一场。我们商量着,该找个地方把他安葬了。儿子说,小鸟喜欢飞翔,给他找一棵树吧,飞累了可以停下歇歇。我们给他擦拭了身体,整理了羽毛,把他安葬在了小区里一棵高大的木棉树下。

这是我和儿子第一次一起直面死亡,这是我们终将面对的人生课题。我想对他说,有些生命,就只会陪我们走一段。人生的长路,很多都将独自前行。但我不忍说,便叫他自己慢慢消解吧。我不记得平平离开的具体日期,大约不开心的日子会想遗忘吧。我会刻意避免谈论平平,儿子倒是常常会说起,慢慢悲伤越来越淡,有了些许从容。偶

尔经过那棵树,儿子会小声说,我家的平平就在这里。每每这时,我便一阵心痛,写到这里,已是泪如雨下。

平平离开以后,安安和喜乐便终日黏在一起,关系似乎融洽了许多。先生说:“你看这两个多亲密,像一对小情侣,可她们都是女生。”我便说:“来年春天,再接两只鸟儿回来,给她们作伴吧。”儿子说:“这次不要珍珠灰了,要一只原始灰吧。”我说:“那我们还叫他平平吧。”儿子突然就红了眼眶,急急地说:“不可以叫平平,平平只有一个,他就在木棉树下呢!”在他心里,我家的平平,永远是唯一的。虽然只陪伴了他一小段,但那些温情时刻,都镌刻在了儿子的记忆中。

三

许是天气冷了,或是这两个月我在家的时间变多了,又或者我心情日渐明朗,散发的气息也平和了,两只鸟儿越发黏我。只要一出来,就一刻不停地要跟我在一起。我坐下来,她们一个停在肩膀上伸长脖子啃我的眼镜腿,一个落在胳膊上慢慢试探啄我的手,不然就是两个一起在头顶上争地盘。我站起来,她们也跟着一起动起来:我做饭她们去厨房,我晒衣服她们去阳台,我去楼上天台收衣服竟然也要跟着,就是一副你想把我们甩掉的感觉。百无聊赖了,两个也会一起在肩膀上睡着,还会发出轻轻的呼呼的声音。好像人放松小寐时打呼噜一般,可爱至极。

养鸟唯一的烦恼,就是到处拉屎。鸟类没有进化出强大的括约肌,不具备控制排便的能力,随时随地大小便。虽然可以通过训练养成定点排便的习惯,但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有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设计了鸟鸟纸尿裤,我不想鸟儿受拘束,所以便随便了。这一随便,便是,我常常被人发现身上头上带着一些不明污垢,都是她们干的好事。有时候刚刚换好的衣服,刚刚洗的头,

刚刚买的书,被搞上一坨屎,真的就很难受。不过人生不就是这样,喜忧参半,冷暖相随。既然有缘来了我家,就该自由自在,不必受那些繁文缛节的约束,尽量做自由快乐,生机勃勃的小鸟就好。

前几日我出去参加跨年活动,回来发现只有安安,寻遍角落不见喜乐踪影。心里立刻就慌了,是不是我出门太过慌张不小心把喜乐放了出去?但旋即安慰自己,不会的,她不像安安那般好奇,会常常跟着我出门,喜乐一次都没出去过。于是便和儿子一起寻找,所有的房间都找遍了,我大声喊她的名字,可回应的,始终只有安安。找了半小时,我和儿子都绝望了。这下,只剩安安了。

坐在书桌前发呆,悲伤奔涌袭来。平日常坐在这,喜乐就会飞来落在台灯上,静静地看着我。我便喃喃自语,轻轻喊她的名字,像平常唤她一般。儿子突然说:“妈妈,喜乐在叫呢!”我复唤了几次,竟也听到了回应,若有若无。心下大喜,这便是还在家,还安好。儿子眼尖大喊:“喜乐在阳台呢!”我回头望过去,喜乐真的在阳台,穿层层叠叠晾晒的衣服,落在纱窗上,小小的一只,怯怯的,与我对望。

想来这几日楼上装修,电钻声刺耳,动静太大,她们定是吓坏了,才会躲到平时不会去的阳台。后面的几日,我尽量多待在家里,算是我的歉意。两小只又渐渐同往常一般快活了。

四

人类是需要交流的,但我不擅长此事,对朋友珍视又挑剔,又要讲究缘分时机,前几年搬来深圳,常常会倍觉孤单。自从鸟儿来到家里,便多了许多陪伴。看书敲字时,两小只常常盯着我看,我有时也看着她们发呆。思绪,便转瞬之间飘向了远方。

小时候,我家的村边有条小河,小河的旁边有一片树林,无聊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



在树林里玩,林子里常常传来鸟鸣,宛转悠扬,阳光洒在河面上,折射出波光一片,随着潺潺流水,阳光流向远方。我可以坐在那里,一整个下午。

多年后,在岭南的家中,看着两只鸟儿,思绪有时会飘向远方,仿佛听到故乡内蒙古树林里的鸟儿啼啼,跨越千山万水,为我而来……

忽然想起我在画家书斋的节目里听到的一首诗,甚是喜欢,是英国诗人沃伦的《世事沧桑话鸟鸣》:

“那只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认不出是什么鸟,

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路过满是岩石的牧场,

我站得那么静,头上的天空和水桶里的天空一样静。

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淡了,有的人已经谢世。

而我站在远方,夜那么静,我终于肯定,

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逝去的東西,而是鸟鸣时的那种宁静。”

诗歌

谁的文字在放牧

●德格吉呼

初冬的夕阳
与楼顶的红马甲邂逅
那方顶霞光
正与青春的校园不期而遇
此刻,谁在
披着晚霞瞭望通达辽阔
此刻
谁的文字在放牧

暖春的朝阳
与早起的闹钟相互问候
那一缕阳光
正与驻定的“九宫格”短暂定格
此刻,谁在
迎着春风逐梦飞翔
此刻
谁的文字在放牧

冬日的白音吉日嘎拉敖包
正诉说着悠长的胡仁马力格勒
那熟悉的好来宝
仿佛住进了长长的梦乡
纳林高勒的河水
静静地等待冰雪融化
放牧的额吉
吆喝着领头的绵羊
走到很远的阿爸
瞭望着快放学的阿鲁斯
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人
用它独特的旋律
静静地等待春暖花开
此刻,谁在
拉着悠扬的马头琴
此刻
谁的文字在放牧

散文

山杏花开遍草原

●韩日力嘎

了枝头,一朵朵,一片片,一团团,一簇簇散发着特有的淡淡诱人的芳香。她不畏寒冷,默默地沉寂了一冬,只为等待春天的一声召唤。无论是冷是暖,都会花开满树,香飘满园。她从不张扬,也不招摇。

山杏花是扎鲁特旗的旗花。她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内敛,那么清纯,那么淡雅,不饰雕琢。总是在你不经意间悄悄地绽放,盛开。她不择地点,无论是在院子的一角,贫瘠的山坡野岭,还是在公园大坝,都能看到她们虬枝纵横,挺拔苍劲如梅一样的傲骨身姿。她不要求被修枝,也不要求被剪叶,更不奢求别人为她浇水施肥。只要人们需要,她在哪里都能生长。总是默默地望着路过的行人以及世间万象。

草原上,一阵风吹过来,洁白的杏花透着红晕,花瓣随风飘舞,宛若出嫁的新娘,明媚了春光。淡淡的清香沁入肺腑,流进了身体,仿佛整个人也在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

在山杏花树下,有嬉戏玩耍的儿童,有拿着手机拍照的行人,有独自漫步的老者……人们走走,停停,

看看,脸上带着欣喜的微笑,累了,就坐在树下的长椅上休息。这似雪非雪,似霞非霞的的杏花,惊艳了人们的眼眸,使人留恋忘返。无论是在花下驻足还是行走,都会在花与花之间陶醉。这心啊,早已无处不飞花了!

我对家乡的山杏花情有独钟,儿时,在我的故乡,漫山遍野,房前屋后,堤岸河边,犄角旮旯随处可见杏树,杏树极其普通,并且极易生长。当春雨拂过原野,那极目春色惹人的缤纷惊起了一层浪漫的春意。每到四五月份,花开时节,草长莺飞。到处飘荡着醉人的芳香。那漫天铺展的花海,满眼盛开的景象,把村庄点缀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彩!

山杏花唤醒了人们心中的美好,给人们的生活燃起了希望。杏花一开,春耕马上就开始了。绽放的杏花有如家乡的父老乡亲,普普通通,简单质朴。

在故乡,杏树有山杏和家杏之分。山杏成坡成片地生长在荒山野岭。山杏只有在小的时候才能吃,绿绿的,嫩嫩的,酸酸的。我们几个

小孩子,杏花一落,就经常去后山采摘小山杏,边吃边摘,摘了一把又一把,一直吃到牙齿咬不了任何东西,酸得倒牙,酸味从口腔传到身体,忍不住地打着寒战才善罢干休。大人们从来也不爱吃山杏,有的时候经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勉强地接过来吃一个,酸得咻着牙咧着嘴吐着舌头,滑稽可笑的表情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山杏一天天的长大,杏核就变硬了,这时候的山杏再也不能吃了,只有等到成熟以后,用杏仁制做成杏板儿,杏板儿是非常好吃的一道下酒小凉菜。用杏仁做成的一杏仁粥,非常好喝,具有补中益气,温中润肺,老少皆宜。用杏仁制成的杏仁露,是家乡的特产,远近闻名。杏仁中的植物蛋白,对人体健康具有独特作用,它不但不含对人体有害的一些胆固醇,而且可以补充优质的植物蛋白等多种营养物质,起到滋补肌肤,美容养颜的作用。杏仁还有很多药用价值,具有镇咳、祛痰的功效。我爱家乡的山杏花。

小说

木盒

●索付

枝上,一声连一声地叫,像是为她回家而欢呼。

寇焯焯让车在家门口停下,没等她下车,弟弟就笑着从屋里走了出来。她张开双臂将弟弟紧紧抱住。之后,看着弟弟的脸说:“弟,你变黑了。”弟弟说:“黑点好,健康的颜色。”弟弟挣开她的手臂,一只手拽住她,另一只手拎着包,径直往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说:“姐,快进屋,饭菜都做好了,全是你爱吃的。”寇焯焯听后,立马感觉饿了,见母亲没出来就问:“咱妈呢?”弟弟回答:“饭桌前等你呢。”

寇焯焯跟弟弟走进屋,见一个身体清瘦,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坐在饭桌前。

她走到老太太面前,抱住老太太笑着说:“妈,我回来了。”老太太一脸茫然,说:“孩子,你认差了,我不是你妈。”寇焯焯以为因为自己好几年没回家,母亲生气了故意这么说,就说:“妈,你别生气了,我以后年年都回来。”老太太觉得她说的话很奇怪,说:“你说的我听不明白。”寇焯焯一惊,松开老太太问:“我是谁呀?”老太太摇摇头说:“不知道你是谁。”寇焯焯眼泪在眼眶打

转,又问:“我妈呢?”老太太回答:“不知道。”寇焯焯的目光离开老太太,落在弟弟身上,一脸紧张地大声问:“咱妈咋了?”弟弟用伤感的语气回答:“妈不记得咱们了。”寇焯焯听后,目光转回老太太说:“我妈丢了,你能当我妈吗?”老太太反问:“当你妈?”寇焯焯说:“对,当我妈。”老太太听后直勾勾地盯着寇焯焯,像没听懂似的。寇焯焯见状,哀求道:“你当我妈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老太太说:“行,当你妈。”寇焯焯急切地说:“我管你叫妈,你得答应。”老太太一边点头一边说:“嗯。”寇焯焯脸上出现了笑意说:“妈,妈。”老太太说:“嗯,嗯。”寇焯焯再次抱住母亲,哭着叮嘱道:“别忘了,千万别忘了,你是我妈。”老太太一边给寇焯焯擦泪,一边说:“别哭,别哭,你是我姑娘。”寇焯焯点头道:“对喽,这句话对了。”

吃完饭,母亲躺到炕上睡着了。寇焯焯心情很难过,坐在弟弟身边,问母亲的症状啥时出现的。弟弟说:“大前年,咱妈记忆力就不好了,老丢三落四的。前年,老把前院老王家的大姑娘当成你,后院老孙家的二姑娘当成你,东院李三叔

的儿媳妇当成你,西院葛四爷的孙女当成你,让人很尴尬。去年,她就不认识我了,我带她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阿尔茨海默病。给开了一些药,回来吃完,也没见效。”

寇焯焯听完,问:“这事你咋不告诉我?”弟弟低着头回答:“我怕你难过上火,影响工作。”寇焯焯又落下了眼泪,说:“怪我回来晚了,要是早回来,妈会认得我。”弟弟安慰道:“事已这样,你别再难过了,宽心应对吧。”

两人沉默了几分钟,弟弟打破寂静,说:“有个东西咱妈没忘。”

“啥东西?”寇焯焯忙问。弟弟答道:“是从从小就不让咱俩碰的那个小木盒,现在天天看着。”寇焯焯得知是木盒,说:“这个咱妈重视的盒子,不知里面是啥东西?”弟弟站起身,望着寇焯焯说:“走,咱俩把盒子打开,看看里面是啥。”

寇焯焯点点头,跟着弟弟一起打开了盒子锁头。

盒里有一张旧得发黄的纸,纸上写着一段钢笔字:我女儿叫焯焯,出生3个月了,身体健康。她父亲去世了,我也得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无法抚养。我将她放在路边,望看到的好心人,收养她……



赛罕塔拉风情之六月草香(版画) 高鹏作

科尔沁文学

艺如东园 题